

2025 我与文字并肩而行

刘小云

2024年岁尾时，我在电脑上浏览了一下，我这个银发人，居然写出了大小文章31篇，既有在正式报刊上发表的，也有各种自媒体上发表的，31篇啊！一激动，我写下一首七绝：

电脑手机随身带，一窗袍袖自无尘。
韵香浸染飘天外，脉脉文辞总是春。

发到朋友圈后，中华诗词学会奠基人之一的梁东老先生立即给我写来一首五绝：

元旦
疾风知劲草，寒岁有青松。
十亿金蛇舞，朝霞又一峰。

九十有三的梁老，用“朝霞又一峰”鼓励我蓬勃开启新的一年。我想起了2024年开启时，他给我写的一句话：小云是脚云，龙年是诗年。他教给我如何辞旧迎新。

2025年伊始，我的散文《大爱》发表在《黄河》杂志2025年第1期；我的一组22首诗词作品发表在《中国金融文学》2025年第1期；《太原日报》2月4日，发表我的小说《大家族的团圆》；2月26日，《太原日报》又发表我一篇《开往春天的太原地铁1号线》。

2025年，我开了一个好头。我的散文集《晓云微语》也在春日里问世，著名作家孙涛为我写序言《花蕾枝枝似去年》，此文发表于2025年4月29日的《太原日报》。

我对2025年有一个新的认知，首先，这一年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这是个重大主题，我的写作必须紧扣；其次，太原市的市政建设天天都有新变化，我这个老太原，必须时刻关注，随时写出感觉来；最后，我生活在一个浓郁的文化氛围内，身边人、身边的事，能写完吗？只能是写完一茬又一茬，写不成大部头，就以随笔为主打。

写任何成篇的文字，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首先我具备的就是激情，《大爱》是我婆婆的本名，但生活中的她，又给了我无尽的大爱，早就

想写写她老人家了，根本不需要罗列提纲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想起来，就暖暖的。这世间，写自己亲娘的要多一些，生身的情感是抑制不住的，可是，婆媳之间，能处成我们这样的，不多。文章写成后，我先发给婆婆带大的几个孙辈，他们都嫌我写得太过，还想跟着文字再哭一阵。

一篇好的作品，首先要感动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，才能感动读者，文章才会被采用，《大爱》被众多读者认可。

2024年，新建成的迎泽大街开通后，我完全忘记年龄，急切地从太原火车站一直徒步到省人大，坐三站公交到迎泽大桥西桥头后，再步行回到省人大，为的是一寸一寸丈量脚下这片土地上的闪光点，写下了《老太原新游迎泽大街》，发表在2024年9月18日的《太原日报》。2025年太原地铁1号线通车那天，我又不顾年老体弱，坐上了首发地铁1号线，直达武宿站，再一路坐回到河龙湾，一站一站感受太原高速发展的节奏，当天写下了《开往春天的太原地铁1号线》。

我这个老太原的幸福感洋溢在此文的字里行间。

我的父母亲都是抗日老战士，他们在战争年代的故事，我常有新的感觉。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、晋中市人民法院承办的山西抗日根据地司法档案文献展，以及祁县人民法院法治文化展馆都给我父亲以重要的版块，我写了《英雄后人的相聚》发表在2025年8月6日《太原日报》；写出长篇散文《革命年代的伉俪深情》发表在《都市》2025年第9期；写了《残院里的木瓜树》发表在2025年9月17日《太原日报》；写了散文《重温父亲的抗战诗》发表在《火花》2025年第9期；我父亲与人民作家冈夫（王玉堂）有高山流水般的交往，我与冈夫之子王稚纯又续前辈之友情，写出了《前辈诗文在后人笔砚中》，发表在2025年6月25

日的《太原日报》。

我有探索历史的偏好，《太原日报》的“双塔”版是怎样创刊的？在报社编辑肖静娴的帮助下，从图书馆查到史料，恰又偶遇当年的当事人赵望进先生，促使我写成《“双塔”是这样诞生的》，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大事，此文发表在2025年10月13日的《太原日报》上。

2025年在《太原日报》上还发表过不少随笔，比如《忘年之谊》《书架与书》《手稿的温度》《同一首歌唱响百年》《遇见蔡白》等，《太原日报》给了我空间，每篇文章发表前，都由公众号“锦绣文丛”发出，并且，将我近年来的文章都做链接附后，有兴趣的友友可以随时点击，随时重温。对此，我特别感谢。

我还乐意给文友写点评论，2025年为桃园诗社的诗集《桃园雅韵》写序言《满园香气我先痴》，为诗友李玉莲的诗集《半亩荷风》写评论《邂逅（半亩荷风）》，为家乡作者郭玉恩的诗集《晚霞梦语》写评论《以诗为镜，映照绮丽晚霞》，为金融作家乐华丽的散文集《忘路之远近》写评论《我能进入这个全新的境界吗？》，为诗友李宛琼的诗集写评论《一帘诗梦入春草》，为金融文友杨清沧的散文集《风雅河之南》写评论《深藏故事的水之滹》等。

除了写作散文，我还没有放松诗词创作，都是随时有感而写。也是在2025年，我跟随山西诗词学会填词大学堂，完成了为期三年的填词大练兵，共154个词牌，154首词，从小令，到中调，到长调，难度逐渐增大，但我坚持下来了。我在词海里徜徉了，也收获了不少。

又该辞旧迎新了，我写一首七律以感怀：

岁杪感怀
星霜轮转又经年，醉向屏前览叠篇。
从未清闲空度日，何妨岁月逝如烟。
寻常灵感感思涌，几卷诗文韵味鲜。
盘点回眸多快意，老来润笔总关缘。

一家人齐“上岸”

清泉

年末的暖阳透过窗户，洒在客厅的茶几上。我把三张录取通知书摆在一起——那是我和丈夫的非全日制博士录取通知书，还有儿子的太原市外国语学校入学通知书。看着这三张纸，忽然觉得，多半年的披星戴月，都化作了满满的踏实与欢喜。

我和丈夫是太原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，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地方，学历就像一道无形的门槛。医院里的晋升政策写明，博士学历是硬性要求，好在有非全日制的招生名额，让我们能兼顾工作与学习。一日，我们俩正围着厨房的灶台做饭，儿子趴在桌边写作业，我俩聊着职业规划，聊着聊着相互对视一眼，我们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决心：考，一起考。

那时候，儿子即将面临小升初，太原市外国语学校是他的目标。小家伙攥着拳头跟我们说：“爸，你们考博士，我考‘外’，咱们仨一起加油！”一句话，把我们一家三口的目标紧紧拴在了一起。从此，我们家的灯，总是小区里亮得早，熄得晚的那一盏。

每天清晨6点，闹钟准时响起。我和丈夫先起床，轻手轻脚地洗漱、做早餐，生怕吵醒还在熟睡的儿子。餐桌上，摆着温热的牛奶和包子，我们俩一边啃着包子，一边翻看专业书。等七点半，儿子揉着眼睛起床时，我们已经背完了一章的知识点。送儿子上学的路上，我们仨还会互相抽查：我考丈夫解剖学的重点，丈夫考我药理学的难点，儿子则在一旁背

英语单词，清脆的童声混着我们的讨论声，飘在太原清晨的风里。

白天在医院上班，忙得脚不沾地，但只要一得空，我们就会掏出手机，翻看存在里面的知识点笔记。午休时间，我和丈夫躲在值班室的角落里，一人捧着一本书，小声讨论着疑难问题。遇到看不懂的地方，就记在本子上，晚上回家一起查资料、找文献。我们心里都清楚，非全日制博士的备考不比全日制轻松，要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啃下那些理论知识，本就是一场硬仗。

儿子知道“外”的招生规矩，先摇号再考试，两轮筛选下来才能拿到录取资格，竞争格外激烈。每天放学回家，放下书包就钻进书房，一刻也不敢松懈。有时候我们熬夜看书，抬头就能看见儿子房间的灯还亮着。

最煎熬的是备考的那段日子。我和丈夫的博士入学考试在即，儿子的小升初摇号和后续的选拔考试也步步逼近。那段时间，我们白天在医院忙完，晚上回家，客厅里就成了我们的“战场”。我和丈夫对着电脑查资料、写论文，儿子则在一旁刷题、练口语。累了，就互相递一杯热水；困了，就一起趴在桌上眯十分钟。有好几次，我看看桌上堆积如山的书，看着儿子疲惫的小脸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丈夫察觉到我的情绪，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再坚持坚持，马上就熬出头了。”

考试的日子接踵而至。我和丈夫先走进

了博士考场，坐在考场上，看着试卷上的题目，那些日日夜夜的苦读仿佛都化作了底气，笔尖在试卷上沙沙作响，心里满是平静。考完回到家，儿子扑过来抱着我们：“爸，你们肯定能考上！”没过几天，儿子迎来了小升初的第一关——摇号。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守在电脑前，刷新页面的手都带着点抖，当屏幕上跳出“摇号中签”的字样时，儿子激动得跳了起来。可高兴劲儿没过多久，他就收起了雀跃，一头扎进了更紧张的备考中，他知道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选拔考试那天，我和丈夫特意请了假，送他到考场门口。看着他背着书包走进校门的背影，我和丈夫站在门口，直到那个小小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
终于，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。先是丈夫的非全日制博士录取通知书到了，紧接着，我的也来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儿子的好消息也来了——他顺利通过选拔考试，被太原市外国语学校正式录取。

一晃小半年过去，年末的阳光晒得人暖洋洋的。这一年，我们仨就像三条并行的船，各自划着桨，朝着自己的方向努力。如今，我们都顺利靠岸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喜悦。这喜悦里，藏着我们一家三口的汗水与坚持，藏着深夜里的灯光与清晨的书声，更藏着一家人互相扶持、彼此鼓励的温暖。那些曾经熬过的夜、啃过的书、克服过的难，都成了这一年最珍贵的印记。

兄妹们团聚在并州

李养龙

那日，我站在太原南站的出站口，远远望见大哥领着兄妹五家人，正从闸机那头走来。83岁的他，腰板依旧挺直，身后跟着的一大家子，手里提着大包小裹。刹那间，一股暖流从运城老家的方向漫过来，漫过了站台的喧嚣。

“走，这次带你们坐地铁回家。”我笑着开口。老家人虽说都来过太原，可从前这里没有地铁，他们大多还没体验过。

地铁站里的光线亮得晃眼。服务窗口前，哥哥姐姐们递身份证的模样，庄得像是再办理什么要紧的证件。轮到大哥“刷脸”时，他微微弯下腰，把脸凑近屏幕，银白的发梢几乎要蹭到玻璃。“嗨——”一声轻响，闸门应声而开。二哥还愣在原地，保持着前倾的姿势，直到侄儿轻轻推他：“爸，门开了呀！”他迈过闸机，又回头望着缓缓合上的闸门，满脸的不可思议：“它这就认得我了？认得我这张老脸了？还不要票。”“往后您来太原，它都认得您。”我笑着接话。

于是，在太原南站的地铁闸机前，八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轮流把脸凑近屏幕。每一声清脆的“嗨”响，都伴着一阵惊喜的笑。

“真的！”我指指头顶，“这会儿咱们头上是东中环呢。”大哥忽然瞥见一个熟悉的站名，转过头来：“许坦东街站！我60多年前当兵，就在这附近。那时候每天赶着火车到北营火车站，给连队拉煤。那会儿全团只有一辆汽车，各连队全靠马车运东西，谁能想到，如今竟能在我们当年当兵时的地底下坐地铁！”

第二天，午后的阳光洒在迎泽桥上，整座桥都被镀成了金色。哥哥嫂子们扶着汉白玉栏杆，眺望远方。“这就是迎泽大桥啊，名副其实的金色大桥！又宽又漂亮！”家人忍不住赞叹。桥上插满了崭新的红旗，在风里猎猎作响。

第三天，我们一大家子去游览植物园。刚走进温室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。高大的树冠几乎触到穹顶，王莲的叶子大得像一张圆桌，各色奇花争奇斗艳，香蕉沉甸甸地挂满枝头。

“这真是太原吗？”三哥仰着头，满眼的难以置信。四哥没说话，他走到一株旅人蕉旁，慢慢蹲下身，伸出手指轻轻触碰那阔大的叶片，像是在触碰一件易碎的宝贝。“热带的东西啊，”他喃喃自语，“我从前只在电视里见过。”哥姐们纷纷掏出手机，拍个不停。“得拍下来给老家的人看看，”他们一边拍一边念叨，“让他们也知道，咱太原也有这么美丽的地方。”



迎泽大桥

最后一晚，我们在河东小馆的大包间里聚餐。整个饭店都飘着运城饭菜的香味，格外亲切。大哥轻轻放下筷子，喧闹的包间瞬间安静下来。“我说两句，”他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个人的脸，“咱们这个岁数，兄妹六家还能聚在一块儿，不容易啊。在太原的老六最小，也63岁了。”包间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窗外的风偶尔掠过。

“这几天，我们看了不少东西。除了地下飞驰的铁路，看了桥上飘扬的红旗，看了太原的双塔，还看了在太原城里扎根的热带雨林植物，甚至去了一趟五台山。大家玩得都特别高兴，这正说明了咱们兄妹六个家庭，都把这份手足之情看得重，都用尽心维护着这份团结。我心里，实在是欣慰。所以我觉得，这次太原之行，圆满成功！我可最高兴的，还不止这些。”他的声音微微发颤：“我最高兴的，是看见咱们一家人，这股子心气、这份情分，还跟老家院里那棵老香椿树一样——根，都还扎在同一块土里。”

十几只杯子碰到一起，发出参差不齐的声响。那声音，却比世间任何动听的音乐，都要悦耳。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城市美容师在清理积雪

我的妈妈是一名环卫工人，别人都说，她是太原的城市美容师。2025年的日历一页页撕完，回头看看，这一整年，妈妈的脚印就印在街头巷尾的每一寸土地上，平平淡淡，却又沉甸甸的。

妈妈的一天，是从凌晨4点30分开始的。当我和孩子还窝在暖和的被窝里，窗外的天还是黑沉沉的一片，我家的防盗门就会发出一声轻轻的“咔嚓”声。她总是怕吵醒我们，穿衣服、拿扫帚的动作都放得极轻。早餐是前一晚就准备好的，一碗小米粥，一碟自家腌的咸菜，她站在厨房的灶台边，三两口就吃完了，然后抓起挂在门后的橙红色工作服，一头扎进外面的夜色里。

妈妈做“城市美容师”的第一年，我总被那声响惊醒，看着窗外浓得化不开的雾，听着楼道里渐渐远去的脚步声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的疼。那时候我想着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，哪怕只是帮妈妈拎拎垃圾袋也好。于是连着好几天，我都跟着妈妈一起起床。凌晨4点多的太原街头，静悄悄的，只有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，连汾河边的柳树都还在睡梦里。我拎着垃圾袋跟在妈妈身后，看她挥舞着扫帚，“啦啦啦啦”的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格外清晰。

可这样的日子没坚持几天，我就撑不住了。每天跟着妈妈扫到清晨6点，就得匆匆回家给孩子做早饭，煎鸡蛋、热牛奶、蒸包子，忙得脚不沾地。等到孩子叫醒，照例吃早点，再风风火火地送他去学校，然后一路小跑赶到单位上班，整个上午都昏昏沉沉的，眼皮直打架，连开会都忍不住走神。妈妈看出了我的疲惫，那天晚上，她特意把我的厚外套叠好放在床头，叹了口气说：“闺女，周一到周五就别跟着我了，你要送孩子上学还要上班，身子骨扛不住。我一个人干惯了，这点活儿不算啥。”我看着妈妈眼角的皱纹，鼻尖一酸，想说些什么，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
周末不用送孩子上学的时候，我还是会雷打不动地跟着妈妈去扫街。她拗不过我，只好让我拎着垃圾袋跟在身后，可总把最轻松的活儿留给我：“你就在边上捡捡烟头纸屑就行，重活别碰”。春日里的太原多风，杨柳絮漫天飘飞，像下了一场雪。这些轻飘飘的小东西最是难缠，刚扫成一堆，一阵风过来，又散得到处都是。妈妈就追着它们跑，一条街来来回回扫好几遍。白絮沾在她的头发上、眉毛上，回到家的时候，活像个“白头翁”。她总笑着说，这是春天给她的“雪花”。那时候，街边的迎春花悄悄开了，嫩黄的花瓣沾着露水，妈妈扫到花树下，总会放慢动作，生怕碰落了那一点点春意。赶上周末我跟着去，她就叮嘱我离远些：“别让飞絮钻你鼻子里，呛得难受。”

夏日的清晨透着点微凉，正是清扫的好时候，等太阳爬得老高，妈妈早就收工回家了。她扫得早，起于活凉快，还不耽误白天的事儿。清晨的风带着汾河的湿润气息，扫过干净的路面，能闻到街边槐树的清香。遇上突降的雷阵雨，妈妈从不会急着躲雨，反而会趁着雨势，用扫帚把街面的泥土、落叶往排水口扫，雨水混着垃圾顺着水流淌进下水道，能省不少力气。可雨水打湿了她的衣服，顺着发梢往下滴，回到家时，她的衣裤早就湿透了，却还笑着说：“这下省得洒水车来了，街面也干净。”有一回雨下得急，我撑着伞去接她，远远看见她站在积水处，一下下疏通着堵塞的排水口，橙色的身影在雨幕里格外醒目。我跑过去想帮她，她却把我往外推：“快回去，雨里站久了容易感冒，我再请几个舅子就走。”我看着她弓着背忙碌的样子，眼眶又热了。

秋日的太原，满街都是金黄的落叶，踩上去沙沙响。这是妈妈一年里最忙的时节，落叶像赶趟儿似地往下掉，她从街头扫到街尾，刚扫干净的路面，转眼又铺上一层。我一有空就去帮她，两个人一人一把扫帚，配合着把落叶堆成小山。妈妈的速度总比我快，扫到一半就停下来等我，笑着说：“还是我闺女能干，就是别累着。”可没过多久，她又催我回去：“太阳快出来了，我赶紧回家，别晒着。”我们扫过的街道，落叶被堆成整齐的小堆。路过的晨练大爷笑着跟妈妈打招呼：“张师傅，又带着闺女做好事呀！这扫帚你们娘俩用得真是干净！”妈妈笑得合不拢嘴，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。

这一年里，妈妈的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，那是常年握扫帚留下的印记；她的皮肤被晒得黝黑，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些。可她每次下班回家，脸上总带着笑，跟个念叨今天街上遇到的趣事；谁家的小狗跟着她走了半条街，哪个小朋友路过时跟她说了声“阿姨辛苦了”，又或是哪条街的垃圾桶换了新的。她说起这些的时候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好像手里的扫帚不是负担，而是一件宝贝。

别人总说，环卫工人的工作又脏又累，没什么出息。可我知道，妈妈扫过的街道，是太原最干净的脸庞；她弯下的身影，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。她用一把扫帚，扫走了尘埃，扫来了整洁；她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坚守，擦亮了太原的晨光与暮色。她扫过的不只是街道，更是我们一家人的日子，是这座城市温度。

2025年的最后一个周末，我给妈妈带回来一个奶油蛋糕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品尝这丝丝甜蜜。新的一年就要来了，妈妈说，她还会继续做城市美容师，继续扫下去。扫过春天的柳絮，扫过夏天的晨露，扫过秋天的落叶，扫过冬天的寒霜。她是我的妈妈，是太原的城市“美容师”，她的一年，平凡，却又闪耀着光。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「美容师」妈妈的一年

郑艳

这一年 我们的故事



太原地铁



太原植物园的热带植物